



中秋月饼

●侯国平

记得上山下乡的第二年,因为移风易俗破四旧,所以组织上号召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中秋节。尽管如此,知青办还是给知青们每人发了一斤月饼,四小块,县食品厂生产的,黄纸包着。

中秋节那晚,风清气爽,月亮很大很圆,我们几个知青搬着凳子坐在院子里,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。可能平日少油寡盐,营养不良,觉得那月饼又香又甜,简直是天下美味。兴奋之余,还写了几句顺口溜:天上月亮明晃晃,知青心向共产党。月饼一口心里甜,战天斗地向前方。从此以后,每到中秋节,总要吃一点月饼,但总比不上那年的味道了。

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。但以月饼为形,精心制作一款食品,作为和天上月亮沟通交流的象征和桥梁,可见中国百姓热爱自然的美好愿望和充满智慧的心灵。

因为历史悠久和地域辽阔,月饼的制作工艺得到了充分想象和发展,形成了许多样式,流派纷呈,大体分为京式、苏式和广式。有一次在央视农业节目里,看到了甘肃农村的家制月饼,用几十斤面和红枣、枸杞、白糖做成的千层饼,在大锅里蒸出来,那种粗犷质朴的风格,令人叹为观止。我想,因地制宜,就地取材,看似不甚考究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月饼制作,在民间大概还有很多种。

不同口味和内容的月饼,反映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。虽然大家过的都是中秋节,吃的都是

月饼,但不同的月饼吃起来味道大不相同。北方人豪放,吃东西口感讲究筋道,有嚼头,味觉上喜欢甜咸分明,甜的就是甜的,咸的就是咸的,不喜欢咸甜搅在一起。所以北方月饼的面皮大都比较大硬,月饼馅也大都以冰糖果仁的甜馅为主,很少往月饼里放火腿、香肠一类的东西。在选料和制作上不够精良考究,翻来覆去就是五仁、枣泥、豆沙,所以就显得品种单调一些。

记得那年招工来到平顶山,赶上了中秋节。单位不发月饼,要吃得自己买,到商店一看,这里的月饼个头大,半斤一个。回家乡时,就买了两斤。绿皮火车上人很多,挤来扛去的,一不小心,月饼就从行李架上掉了下去,我心疼得跺脚直叹。没想到拾起一看,月饼竟然毫发无损,不禁赞叹起来,有一种小儿得饼的喜悦感。回到老家正阳,把带回的平顶山月饼拿出来,乡亲们先是夸奖个头大,品尝一番,又说料足味甜,很香。所以,以后赶上中秋返乡,总要买上几斤平顶山月饼带回家。

有一年去广州出差,第一次吃到了广式月饼,样子小巧玲珑的,月饼馅也是又糯又软,品种真丰富,什么都能在月饼里装。面皮更是一绝,以麦芽糖浆和面,又加入很多油脂,酥脆松软,吃起来总是掉一地的渣。牙齿也不用怎么使劲儿,只管大嚼吞咽就是了。

从广州回来带了几斤月饼,妻子尝了后大呼南方人真能,把月饼做成了精,真替牙省劲儿。吃月饼不用使劲儿咬,什么美味都有——妻子判断南北月饼的标

准,就是牙费不费劲儿。

这些年随着交通物流的发展变化,南方月饼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,受到了广泛欢迎。真是想吃吃什么,月饼里就有什么,海参、鲍鱼、人参、虫草都包在了月饼里,月饼的价格也水涨船高,已经远离了其本身节日食品的意义,成了商家炒作捞钱的工具、官场腐败的代名词。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,月饼已经渐渐回归到正常价位,其品种也是琳琅满目,能够适应不同人群的需求。

中秋的月亮,凝聚着人们对大自然的无限敬畏和喜爱;舌尖上的月饼,则承载着远去中的味道和岁月。年年中秋,今又月圆……

秋天百味

在秋天里生长

●刘江洲

写下这个题目,似有哗众取宠之嫌,因为秋天的关键词一般都是“收获”“肃杀”之类,但验之于实物实地,则可知此言不虛。

从我的住处到单位,有不长的一段滨河林荫路,路边栽植着常绿的松柏和婀娜的垂柳。每天我都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,切身感受着四季的晦明变化。俗语中向有“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”之说,那么生长了几个月的枝叶于植物而言应该算是进入“老龄”了,所以水分就不像春夏时节那么饱满,颜色看上去也更重一些。这些特征也让人很容易就能分辨出哪些是新生的——因为它们看上去更水灵,颜色甚至还泛着淡

黄。这可算是秋天里生长的一个明证。时光再走,一到寒冷的冬天,松柏的新生枝叶还能勉强挺住,而柳树的嫩枝条则往往会被冻干。此等情状看了让人心生怜悯,觉得这些树木太“不识时务”,但有时也会禁不住为它们的这股“犟劲”暗暗叫好!

比之于这些高大的树木,树下的小草则是另外一番样子。若是在深秋里能降下一场透雨,那么在日趋枯槁的老的植株旁一定会有一些新苗破土而出,它们依偎在“母亲”身边,像一群怯生生的孩子,探头探脑打量着外面的世界。过不了多久,它们就会在秋天的斜阳中长出几片婆娑的叶子,有的甚至还会打出一簇花苞。但这些花苞一般开放不了,就是开了也结不出果实。初冬一场寒风起,它们便同“母亲”一起凋零了,结束了一段同生而不同死的宿命。我常常为这些短暂的生长叹息不已,但同时也为它们不负韶光的这份无悔追求所折服。因为它们的一生同鲁迅先生赞美的“飞蛾扑火”精神别无二致,只是更不为人注意罢了。

走到单位,就能看到小花园里的各样花。它们在春季开得最为繁盛,吸引众多的人前去观赏;而到了秋季,来这里的人屈指可数了,不过我倒是在此时发现了一些独有的特质。比如月季,这是花事不断的一个品种。它在春天开得热烈而绚烂,满身都是活力。到了夏天,大约是因为日头太毒,气温太高,那些娇嫩的花瓣被晒焦了边,看上去就很有些落魄了。而到了秋天,它又显现出了盎然而恬淡的别样姿态:一簇新苞重又立上枝头,花冠虽小

了,颜色虽淡了,香味却浓了,自有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风范,含蓄而沉静,像一位风韵雅致的少妇。其他历经秋持久开放的花,如木槿、百日红等,也都有这样的特点,只是它们被菊花的过分艳丽掩盖了,因而也就变得寂寂无声。而实际上真正契合秋天况味的应该是它们,这倒在某种意义上应了庄子“至人无己、神人无功、圣人无名”的话。

以上是认识层面的例子,物质层面也有两个。首先说饮食方面,老人们有俗语:“九月韭,佛开口。”秋天收过韭菜花后,韭菜就枯黄了。但不久就会有绿油油的新韭菜芽从这些黄叶中钻出,很快又铺满了田垄,这便是难得的“薹下韭”,素以“老来嫩”闻名,是一种极佳的食材。吴伯箫先生在《菜园小记》中也曾提及,留心我的朋友应该不会忘记。至于养生方面,老人们也相信自己多年积累下的生活经验。他们会从田野里挖些苦菜、蒲公英之类的野菜回来,说是吃了能清热解暑防百病。这样的活动一般发生在春秋两季。春天自不必说,秋天挖回来的也同样长得十分茁壮,而且吃起来苦味稍淡一些,就像毛头小伙之于中年大叔,后者自然给人一种容易接触的亲近感。从生命科学上讲,这样的反季生长会耗去许多甚至耗尽植物的心力,所以它们的这种献身精神更值得敬仰!

南宋大诗人杨万里有一首不太知名但很有韵味的小诗:“秋天堪悲未必然,轻寒正是可人天。绿池落尽红蕖却,荷叶犹开最小钱。”我把它录在这里,也算是给我的这个题目再添一个论据。

秋意起,万物收。

9月23日秋分这天,我们迎来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。这一天,全国各地亿万农民庆祝丰收,享受丰收,我市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。

春华秋实,不单是自然的伟力,还有农民的劳心劳力。然而,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,许多人与土地渐行渐远,也忘记了稼穡的艰辛。这个节日,不仅是对农民朋友巨大贡献的礼敬,更是提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、忘记农民、淡忘农村。



丰收

杨德坤 摄

唐诗里的秋天

●茹喜斌

秋天是令人感慨的季节。那深翠浅绿、赤橙青黄,那飒飒清风、潇潇雨影,那天高云淡、雁来燕往……无不使诗人情怀激动,而吟就千古不朽的绝唱。

贾岛家贫,屡试不中,曾出家为僧,因此有了“秋风生渭水,落叶满长安”那苦寂而壮阔的吟咏,令人感到秋之苍凉里诗人澎湃于心的执着与气概。杜牧虽官至中书舍人,但难以实现抱负,因而有了“深秋帘幕千家雨,落日楼台一笛风。惆怅无因见范蠡,参差烟树五湖东”那情思深古的倾诉,不仅表明了诗人不愿与晚唐统治者合污的心志,也表现了其卓然不群的品格。

唐代的咏秋之作,少有悲伤凄怆,而多清明壮美,给人以启思益智之力,心悦神爽之魅。

即使生不得志的李贺,在《开愁歌》中亦不失气壮天地之声色,“秋风吹地百草干,华容碧影生晚寒。我当二十不得意,一心愁谢如枯兰。衣如飞鹞马如狗,临歧击剑生铜吼”,看似叹已贫困失意,却也恣肆出狂放昂扬之势——即使形体匍匐,也要精神如箭。再如杜甫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唱道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。”它所表现的思想,已经上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,足以引导我们去探究诗人的生平履

痕和抱负。

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,以继承性和开拓性创造了空前的辉煌,而借秋抒怀之作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此之前,吟秋诗作多是苦风凄雨、悲霜冷月,至唐则多求大气。如杜甫的《秋兴》句“江间波浪兼天涌,塞上风云接地阴”,将江涛苍天风云险要浓于简约,营造出汹涌之威壮,足见诗人境界之开阔。

借景言志,古已有之,且为诗歌创作增添了千般瑰美的风采。于是,那秋日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,都成为歌者的背景或主题,或情由景生,或情因景移,无不渗透着诗人的情志追求。刘禹锡《秋词》言: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,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此为刘禹锡被贬郎州时所作,以极其乐观旷达的襟怀,壮写了高洁的志向和品格。而杜牧那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高唱,则舍弃了一切萧条凄凉,借独立寒秋坦然重霜的枫叶,绘就了照耀天地的红艳和热烈,让我们看到

了一种燃烧的风韵、燃烧的情愫、燃烧的精神。

秋声秋色,秋风秋雨;秋花秋月,秋霜秋露……在诗人腹笥充盈的笔下,或载其心志,或蕴其情趣,千姿百态,浓丽纷呈。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。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“洛阳城里见秋风,欲作家书意万重”“天边树若荠,江畔洲如月。何当载酒来,共醉重阳节”……亲情浓郁,温爱人怀。刘禹锡的《望洞庭》有言:“湖光秋月两相和,潭面无风镜未磨。遥望洞庭山水翠,白银盘里一青螺。”无论取景绘声还是写意造境,都极为晶莹剔透清亮入魂。而李白的“南湖秋水夜无烟,耐可乘流直上天?且就洞庭除月色,将船买酒白云边”,更是充满了狂放意趣和浪漫情怀,令人神游阔宇,魂飞天外。

于秋声秋色中品味唐代诗人的吟秋之作,不仅得以领略山川之秀色,更能使我们于平凡中获取生命的哲思,这无疑是一种审美的享受、人生的提升。

九月秋色

●张绍国

九月,树木依然浓绿繁茂,城里不知季节已变化,为赴一场婚礼,我回到乡下

陡然被喜庆的秋色包围——成熟的稻穗齐刷刷地沉着头像盛装的舞者等待音乐响起,玉米则像故意开怀大笑露出一口金光闪闪的牙齿

大豆甘当秋天的响器,古铜色的豆荚迎风沙沙喧响,棉桃那一腔白胜过白雪,且瞧软得像刚出锅的馒头

石榴的粉肚更像待产的孕妇,带给人多子多福的祝福,看到鲜红的辣椒,就看到孩子们不脏脸而吐舌的情景

刚出水的藕似婴孩小胳膊腿,可一池斑斑荷叶,却像农事催老的爹娘,令人含泪仰望

天气转凉,秋日如期而至。广袤的田野里,到处充满了别样的意趣。

何其芳在一首题为《秋天》的小诗中写道:“放下饱食过稻香的镰刀,用背篓来装竹篱间肥硕的瓜果。秋天栖息在农家里。”的确是这样,走进秋日的田野里,满眼是累累硕果,就跟《朝花夕拾》里唱的一般无二:“棉花白,白生生,萝卜青,青凌凌,玉米个个饱满盈,白菜长得瓷丁丁!”而秋日的野趣就藏在这收获的喜悦当中。在地头攒起一堆柴草,再就地取材掰几穗玉米,挖几根红薯、刨几捧花生,统统扔到里面,一阵冲天火光过后,诱人的香味就飘散开来,这是田野里最鲜美的食物,彼时彼地,任谁也将立即变成老饕。就说宋代诗人范成大吧,那绝对也是高贵儒雅之士,却念念不忘一顿“吹灰吹芋”的特殊晚餐,岂不见“莫嗔老妇无盘飧,笑指灰中芋栗香”的诗句已写进了他的《四时田园杂兴》中!

秋日的田野里,蚰蚰、蝈蝈等各色生灵活跃其间,孩子们最堪把玩的节目也往往围绕它们

秋日野趣

●刘万增

展开。搬一株高粱,先横向按桔节截断,后纵向劈成窄窄的小篾片,再用小刀刮去内瓤,便可用来编蚰蚰笼了。村里的孩子读书不是强项,在这些方面却个个心灵手巧,都是极有天分的艺术家。柔软的篾片在他们手中上下翻飞,一会儿工夫就能编出许多各具特色的笼子,有大有小,有圆有扁,极为精致,绝对称得上是艺术品。蚰蚰笼要“编”,蝈蝈笼则要“扎”,而且工艺也更复杂一些。多多采来茅草的花茎,先用短茎秆扎好两个正方形的框架作顶棚和底座,再用四根立柱将之贯穿支棚起来,最后再用长茎秆十字交叉均匀地填好六个平面。其制作流程甚是繁复细腻,很难用文字来描述,据说故宫里最精巧的角楼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蝈蝈笼。有了这些笼子,就可“灌穴移舟搜岸畔,寻声避月倚墙隈”,捉来蚰蚰、蝈蝈装在里面,或挂于檐下,或置于枕边,任那清脆悦耳的叫声伴

着我们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秋日打猎,也是一大快意之事,不过现在只能留在记忆中了。秋收过后,农人整饬土地以备秋播,此时的田野,便是万里平畴。野兔、鹌鹑等野物经过一秋的大嚼,正是肉肥味美的时候,再加上没有了平时赖以藏身的“青纱帐”,于是猎人们瞅准时机背上土枪,带上狗就出发了。野兔这东西,胆胆小又胆大,有时离人还有老远,就一溜烟跑开了;有时就躲在人们身边的草窝里,却能一动不动趴上半天。农人打猎,开枪的时候很少,大抵是因为野兔的这种特性使人很难发现静卧状态下的它们吧。当然,放狗去追也比直接瞄准去打要精彩得多呢!然而孩子们最眼馋的还是猎人背上的那杆长枪,能逮着机会摩挲几下,也会美上很长一段时间。千古文人侠客梦,就算是锦绣文章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的苏东坡,也在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中用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”的豪迈词句过了一把打猎的干瘾。

“马穿山径菊初黄,信马悠悠野兴长。”这是宋代诗人王禹偁在《村行》中的诗句,穿越千时空,人们对秋日野趣的感受,竟还是如此出奇的一致!



欢庆佳节 宋宗奇 摄